首書

春秋集註

四五六

2797
55-43

春秋四傳卷之四

桓公一 公名軌。史記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周 魯桓公十五年。桓王崩。子莊王立。

鄭 魯桓公十一年。鄭忽奔衛。厲公突立。桓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入。師鄭。秋鄭伯突入于櫟。桓十年。昭公忽復入。桓十八年。齊殺彘。鄭祭仲立子儀。

齊 魯桓公十四年。僖公卒。子襄公諸兒立。

宋 魯桓公二年。殤公與立。

晉魯桓公二年。哀侯侵陘庭。陘庭與曲沃武公謀。桓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八年。曲沃滅翼。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衛魯桓公十二年。宣公卒。惠公朔立。十六年。惠公奔齊。公子黔牟立。

蔡魯桓公十七年。桓侯卒。子哀侯獻舞立。

曹魯桓公十年。曹桓公卒。莊公射姑立。

滕詳見隱公元年。

陳魯桓公五年。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桓十二年。厲公卒。莊公林立。

杞詳見隱公元年

薛詳見隱公元年

莒詳見隱公元年

邾詳見隱公元年

許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小邾詳見隱公元年

楚魯桓公六年。伐隨。使隨請周尊楚號。周室不聽。還報楚。桓公八年。熊通怒自立。爲楚武王。與隨人盟而去。詳見莊公四年傳注。

秦詳見隱公元年

吳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魯哀七年。衛宣八年。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胡傳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因之。或五六十年。或四三年。或一二歲再更。或一年。或無年。歷代相沿。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之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奪之。

○漢紀文帝十六年。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盂請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君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十七年爲元年。

○武帝即位建元年號。曰建元元年。蓋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建于此。

○林氏曰。春秋自隱至文六君。唯桓文書即位。亦唯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故公羊傳即位而無錫命。王室盛則諸侯之義不復講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是爲無恩於先君也。

穀梁傳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是爲無恩於先君也。

胡傳 桓公與聞乎弑君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絕桓也。曰。

○集解云羽父讒隱公。平桓而請弑之。故曰與聞乎故。

○同云有內美上受義也而書即位有躬行弑奪惡也而亦書

即位所謂義恵不嫌同詞

○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凡七年故曰周公攝政云

○堯之子丹朱不肖求可以代己位者四岳舉舜堯於是以天下與舜故曰波能庸命異昳位

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恵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公庶弟安得爲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也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謂之攝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恵無適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也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絀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恵公欲以爲桓適嗣禮之所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因之以比恵公仲子故抱桓公以爲太子

○陳哲云愛其母者抱其子此男子之常情以比恵公仲子故抱桓公以爲太子

禮不可舍長立幼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廢太子彊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繼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蓋

廢郭后立陰氏爲皇后故廢立太子臨其母也

○集解云如元年書王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末年復書王皆示其爲當討之賊而法所不赦也

○林氏曰垂鄭大夫地

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

訓後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魯人請復祀周公許田爲周公祊田爲魯朝宿之邑也鄭以周公祊故以璧假許田

公羊傳何以書假之何易之也易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譏爾譏何爾譏假許田也曷爲譏假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譏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

得以地相與也無出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之所受命而祭泰山者魯朝宿之邑也邾者鄭伯之不朝於周而鄭伯用見魯

胡傳 許田所以謂之璧者訪爲鄭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易訪也鄭既歸訪矣又加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棄先祖之地也有無親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許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集解云先主謚錫謂成主之於魯周公宣主之於鄭桓公也

○同云孔子於魯每有以惜之而莫能用也存羊而不去示譏君不可忘告朔之禮也存許而不易示譏君不可廢朝覲之禮也故於受璧易田不自易而曰假者蓋不使之終絕於鄭也

○林氏曰越近垂地結訪成也

○集解云自隱公六年來輸平以利相結八年即清祊至是即以璧加之見其欲許田之心也

○書東萊曰凡民自得罪寇讎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憝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胡傳 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以爲越之盟矣會而結鄭好以自安是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夷狄之始左傳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秋大水

書水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集解云隱公兄也君也而有讓國之心桓公弟也臣也而行篡弒之事其失人道逆天理甚矣故有大水之應

○同云如王安石立新法以行於天下則寧有旱暵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貶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

胡傳 桓行逆德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淫水警予何也曰淫水之行。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橫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瀉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禹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冬十月

穀梁傳 無事焉而後為年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附錄 左傳 冬鄭伯拜盟。○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逐而送之。曰美而豔。

齊傳 二十一 曹哀八 衛宣九 蔡桓王十年 二年 桓五 鄭莊三十四 曹桓四十七 陳桓三十五 杞武四十一 宋殤十弒 秦寧六 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穀梁傳 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正月。以天道治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王正月。以天道治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三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治桓公之罪也。不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弒逆者。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為諸侯之卒正之。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為諸侯之卒正之誤矣。

胡傳 桓無王。而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程子曰。弒逆者。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為諸侯之卒正之誤矣。

左傳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

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 孔父嘉為司馬。

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

書以正則此不爲正與夷明矣

○集解云按十年十一戰俱在隱公之世四年伐鄭圃東門五年取郜取禾而還二年取邾田三鄭伐宋四年伐鄭圃長葛六年及鄭平七年九年鄭以王命伐宋八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十一年會鄧侯吾離伐宋九年入鄭十一年戴十二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

○春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胡傳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

○禮記曲禮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無忌憚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懦宗社而忤邪心奚憚乎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之所以懦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前漢書汲黯傳有劉安漢淮南王安也汲汲黯也

○後漢書孔融傳有之融後漢北海太守

○陳晉曰君子陽類小人陰類用君子則發於陽而國治用小人則從於陰而國亂矣

○莊氏杜預曰隱十一年秋侯令秋子蓋爲時王所黜

滕子來朝

胡傳隱公未年滕稱侯爵距此三十二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

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敢犯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夷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之事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崇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

○集解云夫子作春秋蓋爲王綱不競所謂不競者正以不能舉王法以行黜陟之禮不令若能黜諸侯則王法行矣春秋何必作乎

○同云吳楚最強矣書吳子楚子

○以其行同於夷狄故其褒貶待之也

○黃帝以下之事見史記左傳家語書蔡命之篇

○林氏曰稷宋地成平也弒君之稱接迹天下蓋於是始

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大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黜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鄰太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曰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爲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賊也穀梁傳以者內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乎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乎爲於內之惡而君子無不成事之辭而加乎

胡傳 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鄭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焉何可緊於臣子之禮而隱也

○陳氏曰愚按在官在官皆殺而無赦者以其不可共于世也事見檀弓

○又云隱者掩其惡而不揚於人君臣父子天理人情之至故臣子於君父掩其惡而不揚者禮也於臣子之禮則當隱於春秋之法則當書隱者私情也書者公法也春秋聖人正名萬世之書不可以私情廢公法況桓公有弒逆之罪又人人之所得討者今復受賂以成弒逆之亂焉何可緊於臣子之禮而隱也

○林氏曰太康曾周八朝宋以鄧鼎賂公始欲平宋亂終於受賂故倫書之

會既不書魯卿又不書諸侯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濮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濮淵之會是非也穆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夏四月取鄧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鬯黼冕帶裳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鞗革忠信之級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鉤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

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邾鼎在廟章孰甚焉雖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公乎雉門災桓宮僖宮及雉門及兩觀雉門災及兩觀書不時也桓宮僖宮非所災也兩觀非門也雉門及兩觀災修之可也不修可也不修猶不書書不時也不修而書譏不修也

夏四月辛巳烝

烝冬祭也周正建子之月於夏爲四月

五月葬桓王

葬從王正

秋大水

大水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一月癸巳嘗

嘗秋祭也周正建子之月於夏爲十一月

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卒

禄名也

公羊傳齊侯禄卒其稱謚何賢也何賢乎其讓國也

穀梁傳齊侯禄卒其稱謚何賢也何賢乎其讓國也

胡傳齊侯禄卒其稱謚何賢也何賢乎其讓國也

公羊傳讓國者何有國而讓之也

穀梁傳讓國者何有國而讓之也

胡傳讓國者何有國而讓之也

公羊傳曷爲讓國父命也

穀梁傳曷爲讓國父命也

胡傳曷爲讓國父命也

公羊傳其父命之奈何

穀梁傳其父命之奈何

胡傳其父命之奈何

公羊傳前乎此者有與立乎我者有與廢乎我者

穀梁傳前乎此者有與立乎我者有與廢乎我者

胡傳前乎此者有與立乎我者有與廢乎我者

公羊傳曰一國故曰邾大鼎也

胡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也弒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季友俾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謹書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邦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穀梁傳朝特此其時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曰以路則周公之爲聖可知矣今以取宋鼎納之於太廟使周公無神則已使其有神必不止受此非理之器矣

杞姒姓之國紀姜姓之國

公羊傳曷爲或稱侯或稱子

穀梁傳曷爲或稱侯或稱子

胡傳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

討友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魯人也

與二會二爾

胡傳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蓋當時命將南征至於鄧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楚是也懼楚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亡室懿親爲之服後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酬德義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

左傳 始懼楚也

公羊傳 離會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剋

○詩采芑宣王南征蠻荊大邦爲蠻荊所侵故命將征之采芑曰薄言采其芑薄言還歸薄言采其茂薄言還歸薄言采其喜薄言還歸薄言采其重薄言還歸薄言采其虎薄言還歸薄言采其鉤薄言還歸薄言采其鸞薄言還歸薄言采其鴥薄言還歸薄言采其鶴薄言還歸薄言采其鴥薄言還歸薄言采其鶴薄言還歸薄言采其鴥薄言還歸薄言采其鶴

以行每舍奠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徹王藏諸兩階之間乃出

附錄 左傳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戰生太子仇命之曰仇其以千畝之戰生也夫名以制義以出禮禮以體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乃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始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小宗有禄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不干其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哀侯侵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林氏曰經之首特必書王明此曆天王之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先不班曆故不書王

○周禮春官太史氏頒告朔于邦國

○太司馬掌九伐之法其曰放弑其君則殘之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以大夫而致仕亦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

王甲 桓王十一年 三年 齊僖二十一年 蔡桓六 鄭莊三十五 曹桓四十八 陳桓三十六 杞武四十一 宋莊七 楚武三十二

春正月

胡傳 桓公二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未年王至有二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二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二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八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請魯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矣而事讐會莫之恥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一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

○禮記曲禮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

○集解云愚按君父一也資於事父以事君故報復之義施於讎一也

○休氏曰浦衛地晉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也

生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於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附錄 左傳 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堅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遂滅翼侯于汾隰驂絏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之父

公會齊侯于蒲 左傳 會于蒲成昏于齊也 ○夏齊侯衛侯盟于蒲 公羊傳 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傳 胥之言猶相也而信諭諄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 胥命者相命也 公羊傳 相命近正也

胡傳 公羊曰胥命者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養養之則民不立矣鄉設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杞公作紀郕公作 左傳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 既者何盡也 胡傳 穀梁曰既盡也言朔不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正朔也既朔也既盡也有繼之辭也

○毛詩兔爰小序云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

○荀子大略篇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范氏曰盡而復生之謂既是也

○禮記王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衮以祭玄端

○論語顏淵問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朱子曰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

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禮記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

之象而有以食之既則其爲變亦矣先儒以爲荊蔡僭號鄭拒王命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傳]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胡傳]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大事則親之以遠適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左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於境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一

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舅姜氏[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閾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戒之曰謹慎

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傳]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穀梁傳]其不言翬見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則授受明乎後世親迎則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

○豐記云御婦車而婦愛綏所以安之也

而授受之禮明矣

○徵荀齊國風篇名原曰刺文姜也齊人傷僖莊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一國患焉

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輸矣爲齊侯來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蔽笥之刺此矣禮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夫人國之本事故詳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也彼其曰大有年以當喜平時有年也此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

傳一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胡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一公多書年所有豐儉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一公多書年。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伸尼於他公皆削之獨桓有年。宜重穀與雨而書兩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伸尼於他公皆削之獨桓有年。宜以災異特存耶。然則天道亦僭乎。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一公獲罪於天。得水旱凶災之譴。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耶。然則天道亦僭乎。

○集解云桓公弑隱宜分母子以私事棄市殺惡及親而得正此二公所以謂獲罪於天也故於有年大有年而特書所以誌天道之異也

○集解云春秋之法不以爲災者不書既書則爲災大雩大雩爲旱也又書螽十三年又大水宜公六年螽十年大水冬飢二十二年秋螽冬螽生飢二公以十八年而爲災共見於經者如此則有年之爲異固然也

桓宣享國十有八年。之歉可知也。而不脩春秋。則爲慶祥。君子脩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脩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爲記異之表者也。

○集解曰盡事但如粧飾物狀而不得其實理善惡無豫分也化工則賦予萬物善惡一定而不可掩也

附錄左傳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桓十四年

癸酉

六曹桓四十九

十三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春王正月公狩于郎 穀梁傳曰苗秋獮冬狩皆因農隙以講武事也 公羊傳曰狩者何田狩也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記時也 左傳曰書不時也 胡傳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爲宜冬三爲充君之庖何以書譏遠也 我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田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狩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之地如鄭有滎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書矣此書則幾至有洛之表而有許田朝覲之譏矣是聖人謹於微之意也至哉

○禮記祭義云孝悌之道通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至

○穀梁傳曰苗秋獮冬狩皆因農隙以講武事也

○公羊傳曰狩者何田狩也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記時也

○左傳曰書不時也

○胡傳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爲宜冬三爲充君之庖

○同祭法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順也亦此意也

○周禮夏官司馬中春教振旅

秋謹於微王之意也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公羊傳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者何下大夫也

胡傳 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于策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此糾位六卿之長隆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揆刑賞之法以論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詰邦國則有政典以平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

○註見隱公元年

○王之殺之也

○此四者天官冢宰所掌六典之四也又見隱元年

○以其所掌而謂之建見其職任之重也

○漢書漢高祖定天下以鄧侯蕭何爲丞相何薨以平陽侯曹參爲參相參薨以[illegible]隨侯陳平爲左丞相是也

○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

春秋四傳卷之四

附錄 左傳 秋秦師侵[illegible]冬[illegible]師秦師圍魏救[illegible]以歸

之所定也乃爲亂首義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賜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家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咀嚼仲子紓聘桓公甘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唯獨書官紓兼稱爵何也如宿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紓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弘始相而得封蓋欲紓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倫無所輕重紓以[illegible]相之意也

春秋四傳卷之五

桓公二

甲戌 桓王十三年 **五年** 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十二衛宣公孫[illegible]十二蔡桓八鄭莊三十七曹桓五十陳桓三十八宋莊三十六杞武四十四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臣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公羊傳曰外相朝以包也○夏齊侯鄭伯如紀 臣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

○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己丑此年正月六日

○林氏曰外相朝以包如

人知之。〔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

胡傳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乎小紀之爲紀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詖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潛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因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左傳〕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任

○集解云證尊不朝卑大不朝小之意

○同云自二年紀侯來朝求魯爲主是也

○莊二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集解云排奡者伊尹也伊尹教于有莘之野成湯聘之以爲相○劉混者太公也姓呂名望釣于渭川之上周文主遇之載以與俱後相武王滅商

○禮記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與能

○陳哲云伊尹太公公選也伊陟丁公言世官也伯禹祭仲言不傳世亦不如選舉者也然必有伊尹太公之德則得公選之至當而爲宜必有伊陟一公之美則得世官之正襲而無弊出此二者未有不由私愛者也以父兄故而廢

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胡傳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也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仍叔之子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一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傅巖賢復相太戊于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董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耼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其子則失亡伯禹蔡仲以世官故而廢公選則失之耕老鉤翁故官人考當務以人才爲先不必泥於一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皆然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也鄭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也

○林氏云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自伐鄭無功而後王命始不行於天下也

○孟子曰一不朝則貶其爵是也

○集解云君元首也臣手足也君行臣從得一体之正也

○同云子抗父臣抗君無以治之天下之大法淪矣以繻葛之戰而兵敗王傷無君臣之方是抗焉甚矣故聖人有根焉特於褒趣存我而不言戰與敗可防臣子之抗

姓之國也在乎是不服爲天子病矣

胡傳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所用則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所用則天討也故不稱天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

潮扶大法於既流見天子無敵與敵之意也

與也。

大雩此書雩之始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雩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大雩者雩于上帝以盛樂也諸侯雩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巳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禮記月令註云盛樂即韶舞鼓琴瑟管簫干戚戈羽竿笙笛簧鐘磬柷敔十九物並奏之也

○集解禮云諸侯祭封內山川故雩祭亦止於此何氏曰不地者常地也○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云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云豈非由性命而致治故曰聖人盡性之書也

○林氏曰不書喪以朝出也

○集解云州國名涼于州公之姓也如朝出詞

○愚謂齊魯侯薨而緦公僭也當時諸侯亂名犯分者衆矣州緦公豈亦僭緦也欤聖人不革蓋欲明其僭而見失國之由耳疑不得如是高衛武或自內而出或自外而入以同其罪而緦之也學者詳之

冬

公作蝝公羊傳蝝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蝝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冬州公如曹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過我也穀梁傳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記過我也

胡傳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公諸侯而經稱公州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乙亥 桓王十六年 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鄭莊三十八曹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來者與

○林氏曰言來則來行朝禮言朝則不復來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宴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州公之宴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宴來者是來朝曹伯也自曹來朝書曰宴來不復

○林氏云案書邑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公左作成左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

也。

牲牷肥腯。牷。全也。腯。充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君姑脩德而俟懼而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不敢伐。脩政。

附錄

左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之。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

○林氏曰齊方嘉美鄭忽救戎之功而忽復以周班後鄭之事怒魯君人懼之故以

秋八月壬午大閱

書大閱之始左傳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書盖以罕書也穀梁傳大閱者何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閱兵車也脩

非時而簡陳車馬以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之備不虞之患

○三時　春夏秋也

○周八月　夏之六月也

○詩鴟鴞篇朱子註曰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

胡傳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故也簡車馬脩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怠忽長戎事也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

蔡人殺陳佗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禧徧淫徧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胡傳　佗弒其君之稱君者以討賊也書蔡人以善蔡也書陳佗以善陳也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以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崇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人於此抑揚與奪褐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集解云弒位弒爵非與其弒遂而得爵與位也所以書位書爵正以見齊蔡國人不知其爲賊而反君之也其罪着矣

○林氏曰子同桓公子莊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左傳】以大子之生之禮舉之。
授以大牢卜士稷之。士妻
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
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類。以名生
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
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
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
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
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
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
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
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
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
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乂無正也子公
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穀梁
【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胡傳】嫡家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
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

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公而不拘於世及之
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
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
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
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遺腹朝委
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
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
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
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
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冬紀侯來朝【左傳】成于

【胡傳】按左氏。會于郕。咨謀齊難也。冬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
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
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弒君

○陳哲云堯舜以天下相授故曰禪夏后殷周三代也自禹受舜禪而傳子啓三代因之不以禪矣故曰繼

○礼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

○前漢賈誼傳云桓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　註天子幼未坐朝事先帝委衣也

○孟子万章篇　朱子註云近臣在朝之臣遠臣一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

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林氏曰咸丘魯地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公羊傳焚之者何燋之也燋之者何以火攻也何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其不言以火攻也

胡傳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失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子釣而不綱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草木豁無淫縱之過矣書

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丙子 桓王十五年 七年 齊僖二十六晉小子四衛宣十四蔡桓十鄭莊三十九曹桓五十二陳厲二宋莊五秦寧十一杞武四十六楚武三十六

○周易比卦九五多詳程子曰先王以四時之田不可廢也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

○禮記王制註陳氏曰合圍四面皆之也掩羣者掩襲而舉群取之也

○詩述而篇朱子註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繒繫矢而射也宿宿鳥之

○集解云易礼語經也而所載於此聖人之仁見矣

秋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傳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

胡傳春秋之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與失地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其黨也掇亂之法嚴矣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掇亂之法嚴矣諸上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誅殺爲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

○周子通書順化篇云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云云

○書皐陶謨　蔡氏註賞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施之而不可忽者也

○陳氏云此論四年闕秋冬之故

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賞陰君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私怒也故五刑以懲惡非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孔子請討之以從太夫人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太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太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咺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太夫人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太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雖尼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憐猶有望也及弑簡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

○陳氏云此論七年闕秋冬之故

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附錄　左傳　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冬曲沃伯

鄭人齊侯殺之。

民于郊○冬誘晉小子侯

丁巳　桓王十六年　齊僖二十七。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一。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三。杞武四。宋莊六。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忘則不至不至及茲四者則冬不烝夏不礿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集解云邶風之詩周公所作其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民時也禮記王制周法也其曰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與夫魯史所書參享之事莫不以寅月起數而用其當行之月也

胡傳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孟冬紀政而其言曰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商周黃帝命攷正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其在虞夏焉然則三王中今教太閱虞舍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典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胡傳 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之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拱以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以正其始王不與也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附錄 左傳 春滅虢公出奔京師 ○隨沙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警有釁不可失也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何以書譏亟也 穀梁傳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禮也祀

○書皐陶謨蔡氏曰股肱臣也元首君也舜言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興起而百工之功皆廣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此蓋述唐虞君臣一体之意

○陳氏櫟云戎狄代王一臣一也一人而用衆一也衛不敵王臣之患二也凡伯失節不死於魚四也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五也又

○林氏曰家父凡伯皆大雅之旊人也

見衛爲狄所滅之因
大也

附錄 左傳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
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
之間季梁請下之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所以怒我
矣楚師隨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
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
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
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
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
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隨未可
克也乃
盟而還

○林氏曰十月今之
月也書時失

秋伐邾○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
也何異爾不時也

附錄 左傳冬王命虢仲立
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始此 左傳禮也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

○林氏曰祭公來不稱天王使王未有成命也遂專也是故書遂始於此

○書居官云三公論
清經解

○林氏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獨遺留告婚故不書
卿靖公

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宰周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

胡傳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貳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太夫哉何必二公之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稱使爲失祭公以不稱王以輕使爲節者宜使卿逆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

○左傳襄公十五年晉悼夫人魯姜氏歸于齊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士也非卿也不合卿往逆之禮故書靖公不書合乎公監之之禮也春秋凡得禮者不書

○林氏曰姜紀國姓季姜周桓王后

戊寅 桓王十七年 九年 齊僖二十八。晉緡二。衛宣十六。蔡桓十二。鄭莊四十一。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靖元年。宋莊七。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穀梁傳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胡傳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禮記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詩周南樛木序云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禮記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詩周南樛木序云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既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摯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行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陵皆正女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秋七月

附錄 左傳 楚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盟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敗之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錦道朔及巴行人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秋號仲荊伯梁

伯荀侯賈
伯伐曲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射音亦左傳冬曹大子來朝寘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殿梁傳朝不言使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政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乃子曰天已多乎道

胡傳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二等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者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其君之貳也君薨則攝其君之命矣曰孝子之心急於見天子以述職也諸侯朝於天子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太子伉多之窺也危病那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

○周易色苦云一乙反鄭玄讀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子反常也

○左傳昭公四年註云惡及遠方則人棄之

○范氏曰倡會者衛曾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發耻之

變矣故易稱守正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于詩於春秋十年于書王紀常理也有異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皆一一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于書王而曹伯適薨遂以附益之卒不緣篡弒者陳侯鮑在五年以正其卒乎

庚申曹伯終生卒 左傳春曹桓公卒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錄左傳號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內辭也

○林氏曰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與鄭齊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陳君謀曰衛豈敢動天子之命是則其人可知也

胡傳 弗者遷詞惡矣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日變而從齊鄭于是中變而從齊鄭矣是乎有郎之師其罪則桃丘之惡衛侯之失皆矣桃丘之弗遇也蓋

附錄 左傳秋秦人納苟萬于芮○初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其以賈害也是無厭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戒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齊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衛王子突以師助之故不稱伐先書齊衛王師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

○范氏曰倡會者衛曾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發耻之

○左傳昭公四年註云惡及遠方則人棄之

○周易色苦云一乙反鄭玄讀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子反常也

言來戰于郎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乃敗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

胡傳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言師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恃道縱欲得已而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君篡國立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謀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其義一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致討伐其師戰于郎鄭人主兵而先之罪首齊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集解云子之所慎者二而戰焉蓋人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固聖人之所重也

○即隱公四年伐鄭之事

○林氏曰惡曹地闕此戰即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蒙衛亦執子突而自立自有蒙盟莫甚焉惡曹故略之也

○集解云微者如列國下士小國大夫之類

○來戰于郎交兵也

盟于惡曹爲謀也書

春秋四傳卷之六

桓公三

桓王十有一年 齊僖三十。晉繆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三。卒。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杞靖三。宋莊九。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胡傳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書春秋所志必有君與書焉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爲郎之戰文結怨固當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來戰見桓公之能禦
書盟去三鳴之爵見
彼恤我宜所謂自反
而縮者也

○林氏曰世子忽立
是爲昭公

○見左傳隱公元年

附錄 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
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
鬬廉曰請速戰莫敖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
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
啓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
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善哉遂行
王以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
之對曰上以決疑何上之有遂敗鄖師于
蒲騷幸盟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
人將妻之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
寵子無人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
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
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胡傳 鄭莊公志殺其弟以於四方之
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

而出嫡出奔庶孽正公子五爭兵革不
息忽儀壟突之際其禍慘矣亂之初生也
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
弟相殘國內大亂人思保其室家而不
得不亦酷乎有國
可以私欲滅之
之事可以爲來鑒也莊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此書
始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
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
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
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傳祭仲者何鄭
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
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
有善于鄶鄶者通平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
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壻
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

○桓王是年突鬬忽以奔鄭二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歸于鄭二也十七年忽納于鄭
十三也十八年齊殺子亹鄭人立子儀四也莊公二十四年突又弒子儀而入五也即所謂五
爭也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存君子不爲也穀梁傳宋人殺之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胡傳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貳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足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正常而不變而不失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道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突歸于鄭左傳公羊何以名絕之穀梁傳曰突賤之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其言入何惡祭仲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

胡傳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

○孔父賢而書名二年宋督弒殤公所宜者

○書祭仲字也例出桓名也

○集解云緤突於鄭緤州叶於衛也

○桓公入齊爲難突歸鄭爲易

子。以小白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之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爲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其歸無難。故書突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難詞也。

○林氏云忽嘗逐鄭而突不繫鄭以突名篇也

○有女同車山有扶蘇鄭箋今狡童鄭國風四篇名也其下所言皆小序文也

鄭忽出奔衛

胡傳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忽之才。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佗之罪也。

○此書奔之始左傳昭公奔衛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

○穀梁傳鄭忽失國也

○穀梁子之公子于野見左傳昭公元年

○穀梁子之公子于野。見左傳昭公元年。

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賢。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大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豈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孰禮。以當晉楚之強。卒莫能加。亦待大國之援平。晉楚之館垣。却而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加。亦待大國之援平。然則仲見魯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爲善也。

○陳氏曰此大夫會諸侯之始故貶之然不貶公子結不貶矣

宋公會宋公于夫鍾

公會宋公于闕

胡傳　臣與君鍾干闕干虛干龜皆在而不能何其未命者也。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作童。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一作厥。

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已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數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脩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辛巳 桓王二十年 齊僖三十一 晉緡五 衛宣十九卒 蔡桓十五 鄭厲公突元年 曹莊二 陳厲七卒 杞靖四 宋莊十 秦出子四 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〇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沈公作曲洫莒子作莒挐也

〇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〇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〇公會宋公于虛 春秋公作鄒

〇冬十有一月及鄭伯盟于武父 〇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再稱伯

〇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遂師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及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胡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魚而無信者宋也二

〇鼃宋地

〇集解云去年執厲公而求賂

○桓公受宋賂而立華督而能責宋之責賂於鄭乎鄭突篡兄位而因宋力而能責宋之不信於魯乎由是言之皆非無惡於己者而可以正人之惡乎此春秋書法必有所以也

○何氏云上經來戰于魯此則往戰于宋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矣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口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小已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郎是言戰者罪在內戰于郎是也往戰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

附錄 左傳楚伐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勞師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

二年 十一年 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二。晉繆六。衛惠公朔元年。杞靖公林元年。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

附錄 左傳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鄧曼曰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自用也必小羅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君訓衆而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賂也不然夫豈不及莫敖而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伯來請修好公羊傳曷爲後日 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外也其曰外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乎圍鄭亦近矣郎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深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乏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胡傳 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鄭外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渠之說蓋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

○集解云由實而言紀鄭內兵也齊宋衛燕外兵也

○鄭襄公九世祖爲紀侯所譖而烹於周故襄公志於滅紀復讎也故曰世讎

○范氏曰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故爲不地也

○陳岳曰引咎責躬者亡之事礼義辨瑜者智者之能固封疆效死以守非得乎民心者不能也

○息伐鄭左傳隱公十一年有之

○鄭勝蔡左傳襄公八年有之

○蔡大敗楚左傳定公四年有之

○何氏曰書用兵起也

齊爲無道恃强陵弱此以紀侯之譖王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瑜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爵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爲之堨者紱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爲主省德相若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傳 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然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而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

從金華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俱存而惡自見矣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桓王二十一年 齊僖三十一年 晉緡七年 衛惠二年 蔡桓十七 鄭厲公突 宋莊十二年 秦出子六年 楚武四十三年

有四年

曹莊四年 陳莊二年 杞靖六年 宋莊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左傳春貶于曹曹人致饔禮也○無冰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時燠也

胡傳按幽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神

○集解云國名周武王十三世祖公劉時五之地七月詩篇名小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即此詩是也

○尚書女實所云殛鯀興之子和閒多爲集賢按理史傳有金根車祠以爲誤攷飛廉爲虢之類是也

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此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公羊傳夏五者何闕文也曰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穀梁傳孔子曰遠哉遙遙乎夏五之爲傳疑也遠矣夏五傳疑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望

胡傳夏五傳疑也故其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爲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固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傳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尊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自前

也十二年公會鄭伯定之盟于武父此其來盟不日者尋武父之盟也

○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以書記災也

胡傳 來盟稱使如楚酖也完齊高子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卿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蓋宗廟所以奉先祖之神主故春秋先書御廩災後書營以見不害此其說恐未然也苟遇災而不害則常事也聖人何用書哉故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營也

公羊傳 御廩者何粢盛之委也

胡傳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也以爲常事而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而不書營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先趨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於妥與上下休困其

○左傳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亦不害也林氏以爲災其屋改之則廩不及數不妨嘗祭

乙亥嘗。左傳 書不時也

公羊傳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

何以書譏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曰旬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黍有稷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焉

胡傳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嘗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是不改卜而嘗以乙亥以時爲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案穀梁云嘗秋祭也在夏之八月禮也周之月夏之八月也以是時嘗不時矣故書以見其失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
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左
傳宋人以諸侯伐鄭
報宋之戰也
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
牸而歸為盧門之禄公羊傳以者
穀梁傳以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
然齊人之侵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
之拘己故以楚師伐齊蔡然囊先
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
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
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
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
也

○以楚師伐鄭見去年傳僖公二十六年

○以三王伐紀見左傳定公三年

○林氏曰以二國而用請侯之師於是始此專者之所由興也

甲申 桓王二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入○衛惠公朔
三年 前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三○杞靖七○宋
莊十三○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

胡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貨賄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賄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利

○集解云如禹貢王畿內所納錙秭米之類

○求賻隱公三年武氏子來求者

○求車即此也

○求金文公九年毛伯來求者

○集解云一君以二喪亂一不レ定未レ至二於篡奪一則不レ厭矣古之君子人者必照二百官一尊卑登降各有二度數一示二等威一明二貴賤一民志既定之後皆安二其分一而無二求非一刑褒矣及二後心一動其爲二防制一必至二於亢一不レ遜官失二德廉恥道喪一寵賂日章淪二於危亡一而後止也觀二春秋所書一則見二王室衰亂之由一而知二興衰撥亂之說一矣

○林氏曰祖主崩莊王立至莊三年葬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二桓公一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二其壻雍糾一殺之雍姬知之謂二其母一曰父與レ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レ比也遂告二其室一而潛享二于郊一室以告二祭仲一祭仲殺二雍糾一尸二諸周氏之汪一公載以如二其宮一而立レ之諸侯皆知二上責義一而與亂之說矣

○陸淳宋人作春秋微旨

胡傳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二其壻雍糾一殺之雍姬知之謂二其母一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レ比也遂告二其室一而潛享二于郊一室以告二祭仲一祭仲殺二雍糾一尸二諸周氏之汪一公載以如二其宮一而立レ之諸侯皆知二上責義一而與亂之說矣 公出奔蔡蔡是祭仲逐之以告仲仲殺雍糾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何也陸淳曰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其有國而出於己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其稱二世子一何復正也 胡傳 或言鼠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入有惡入者出無惡入者出無惡入無惡復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入無惡入者出 穀梁傳反正也

胡傳 忽嘗嗣二位君一其國歸而獨稱二世子一則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若者

○禮記王制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官即此之謂也

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獻詞也

○陳傅曰太岳東方之舅老時四岳許其太岳之後也

○林氏曰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變者故其子降稱人

○何氏曰祖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宜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胡傳許太岳之裔先主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入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于艾

左傳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曰何以稱人夷狄之也何以夷狄之也

胡傳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入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云者難詞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音藥左傳鄭伯因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也

○衛有蒲戚而出獻公事在莊公十四年

○邾有陳棄而叛棄疾事在昭公十一年

○集解云鄭衛楚爲鄰國身當重京櫟蒲戚不義爲叛爲寶爲輕以此而推之天下之事不足定矣

○春秋卷六 二

○左傳陰公元年鄭莊公取邘溫成周之田以與王王怒故周桓公與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貳軫王又取之與鄭伯政事故鄭伯怨王王以狄師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大敗王傷肩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王以巳卒逐之鄭伯使祭仲足請成王不許使虢公林父與鄭伯盟于武父鄭伯以王歸祭仲足立公子忽爲正卿以尹氏咸公立王子克奔燕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音藥左傳鄭伯因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也

胡傳經於櫟突何也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隱公復國而不書獨書入於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入城櫟而宣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備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棄而叛棄疾末咸而出獻公楚有陳棄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既入于櫟頭枝以身使膂之義爲天下與衆

○林氏曰蓼宋地

○范氏曰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陳皆曰昭公是而正鄭突非而邪

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礼乎春秋此義皆小東之大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胡傳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二十國厲公雖篡其才足以繼四鄰之援既入于鄭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止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責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乙酉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齊襄二 魯桓十九 鄭厲五 昭公忽元 宋莊十四 蔡武侯四 衛惠四 陳莊四 杞靖八 宋桓公九 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伐鄭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傳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者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志平後世有以讓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

○禮記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周礼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此其九法之一也

○集解云范氏曰蔡在衛上今序陳下

蓋後至也愚謂陳衛侯朝桓宋為三桓皆王者之後公爵也蔡本侯爵而序陳下者宜也此其論者特以先後易其位耳

○陳君云忽正嫡突無爭而附突以奪國不王也故春秋特書其至以著其黨惡附姦之罪

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致伐之始左傳以飲至之禮也穀梁傳桓無

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胡傳伐鄭則致罪之也何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傳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使傅之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使傅之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惡惠公子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也為絕之得罪於天子天子召而不往也

穀梁傳朔之名惡也

○林氏曰惠公諱攜取國故不言二子殺罪之也

丙戌 二年 莊王十有七年

六。昭、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會穀作及趡邾地傳尋洮之盟也○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

奚公關夏字奚穀作郎齊魯交兵之始左傳
鬬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更來告急公曰
驕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
焉事至而戰又何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左傳蔡○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

曰季內得國外得諸侯之主喜孚以蓋得衆書歸以明外納其曰蔡人嘉之者蔡人嘉之以字告也

○獻舞蔡封人之子哀侯名也

胡傳季宇也歸順詞蔡季之入去以道而去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溷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唐書有傳
○啖助唐趙州人玄宗時有春秋考
○陳傅曰卒而稱爵葬而稱公此春秋之法所以終其始終備乱之實今蔡桓獨以侯葬則必有所以故書此爾

○禮記禮器陳氏註曰葬急也實實也

癸巳葬蔡桓侯

胡傳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入賢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正之於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設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林氏曰甲乙者曆之紀朔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不以存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曰食必以書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高渠彌弑昭公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殺子亹鄭祭仲立昭公弟子儀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宋志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掌日食之事以授百官于朝穀梁

附錄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亥 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齊襄四晉繆十衛惠六魯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不復致討故貶爵稱君算國若已列於會則請會而傳曰會子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事見左傳成公十二年及十五年

○曹伯負芻事見左傳成公十二年及十五年

○陳晉曰諸已列諸會者蓋謂其與弑之會也

○林氏曰公本與宋人俱行至瀙公與齊侯行會孔故先書會瀙既會而又相隨至如齊公子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

○胡傳云惡與視文公二子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嫉妒而立宣公事見左傳文公十八年

胡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不復致討故貶爵稱君算國若已列於會則請會而傳曰會子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事見左傳成公十二年及十五年○曹伯負芻事見左傳成公十二年及十五年○陳晉曰諸已列諸會者蓋謂其與弑之會也

公會齊侯于濼濼盧鬲反又音洛公與夫人姜氏遂

齊故曰遂

○集龍云此說是擬小序之言然其詩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非刺桓也蓋亦為斷章取意云爾詳見二十二年本捐桓公也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人卦彖辭也

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胡傳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一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為事易著於乾坤為天地坤為地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以說穀梁

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胡傳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為今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邾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林氏曰不言弒諱之也

○陳氏云為桓可謂草木者矣夫男女無別雖昆虫必有憤也夫人既與齊侯通公既知而謫之矣而復受其享曾昆虫之不知宜其死人之手而無知也非草木而何哉

秋七月

附錄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立公孫無知高渠彌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必死祭仲曰信也○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

燕初子噲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子曰 賊未討何以書葬 讎在外也

胡傳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踰國固有討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也此春秋之法也

○范氏曰孔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特齊強大非己能討君子即而恕之以與臣子之恩

○何氏曰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也

葬桓王 公羊傳 桓王者何天王也 穀梁子曰 桓王者何天王也 胡傳 公羊曰桓王者何天王也穀梁子曰桓王者何天王也